



孙力 余小慧 著

但愿人长久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但愿人长久

孙 力 余小慧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品通过对叶晓茵等三对男女青年的爱情纠葛和他们生活道路上的坎坷遭遇的描绘，展现了一幅感人肺腑的当代青年人爱情生活画卷，塑造了一组心灵美好、品德高尚的人物形象，很富有时代感。

小说心理描写细腻，叙述真实感人，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优美流畅，且带有一定的抒情色彩。

但 愿 人 长 久

孙 力 余小慧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32 7.75印张 7 插页 134,000字印数：1-22,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38 定价：1.20元

“小茵，你吃吃看。”妈妈端着一只印有兰花的精致瓷碗走进门来。

“莲子羹！太好了。”叶晓茵高兴地叫了起来，她很久没有吃到莲子羹了，前天，她无意地说了一句，妈妈便留了心。

她接过碗，用瓷勺舀了一调羹，放在嘴里，细细品着那一股子清香、甜美的味道。

“还是见一见吧。”妈妈在她的对面坐下。

一下子败了胃口。显然妈妈被柳阿姨昨晚那番介绍说动了。

“美术学院的讲师，只比晓茵大六岁，外祖父在加拿大经商，出国探了两次亲，人长得也精神，大高个儿，头和鞋总是亮亮的，脖子和裤线总是直直的……我们老李可喜欢他了……结过婚，可没孩子……”

叶晓茵却不为所动，听到后来甚至还有几分厌恶。

“三十五了，实在是不小了，李院长和柳阿姨一片热心，可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妈妈用忧虑的目光看着女儿。

三十五。她知道这个年龄对一个未婚女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的，她“错”过了，人生很多的得到爱情的机会，她都错过了。她读大学，当研究生，等到回过头来寻找自己的人生旅伴时才发现同龄的女子早都已做了母亲。她感到孤独、寂寞，她需要慰藉，需要帮助。然而，她决不愿勉强地凑成自己的婚姻。婚姻应是爱情的结合，感情的升华，而不是两性的简单相加。难道爱情必须伴随着青春一起流逝吗？不，果真如此，她宁可终身不嫁。她心中有一块绿洲，那里有她的春天，她的初恋。尽管他曾经伤了她的心，但他仍充当着她爱情天平上的砝码，有谁能和他在天平上取得平衡呢？

“你不要老想着李灼，那孩子是不错，可人家现在……”妈妈了解女儿的心事。

“妈，你不要说了。”叶晓茵放下碗，倏地站起身，去穿大衣。

“小茵……”妈妈仍不甘心。

“再等一等吧，搞艺术的怕和我们搞科学的合不来呢。”爸爸不知什么时候也走进了屋。

“见都不肯见，这让我该怎样向李院长和小柳解释……”妈妈有些生气。

“我走了。”叶晓茵不愿意再谈论这件事，径自走下楼梯，背后她仿佛听见妈妈一声沉重的

叹息，妈妈是怜惜自己的，可她对女儿的疼爱远比不上爸爸对女儿的理解。

她匆匆走上大街，去医院上班。

叶晓茵平素并不刻意修饰自己，穿的是妈妈的旧黑呢大衣，下身是一条早已过时的洗得发白的蓝色长裤。但她脸庞秀丽，身形颇长，风姿秀逸，常常引来路人注意的目光。

“这样下去，你会耽误自己的。”不只一个人这样劝过她。

她不以为然，有人说爱情和事业是人生的两大支柱。她失去了爱情，但她有自己的事业，她从上中学时就憧憬着的美好职业……

蓝天，白云。叶晓茵和同学吴玉玲躺在学校大操场的体操垫子上，双手枕在脑后，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天空。

“哎，瞧咱们的天多蓝呐，纯蓝。”吴玉玲眯着眼睛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美极了！”她由衷地赞叹。

可叶晓茵却好象并没看见什么天空，她只看见那飘着的一朵朵，一丝丝，一片片棉絮般的白云，这白云使她想起了爸爸的医院，那圣洁的白色。

“我长大了要成为一名医生。”她说，沉浸在幸福的向往中。

“什么？”吴玉玲瞧瞧她的女伴，好象弄不

明白，这蓝天与医生有什么联系。

……现在叶晓茵真的成了医生，她的理想实现了，事业开始了，难道这不幸福吗？

远远地，她看见了自己医院的灰色楼房和围着楼群的白色铁栅栏，她加快了脚步。

“叶大夫，”一声轻轻的招呼，门口站着个与叶晓茵年龄相仿，眉清目秀，身材娇小的女同志。她双眉紧锁，脸上阴云密布，心事重重，一双眼睛露出焦灼不安的神色。

“有事吗？”正在翻着病历记录的叶晓茵，抬起头看着她。

“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得了什么病？”

“几号床？”

“三十号。”

噢，叶晓茵记起来了。昨天下午，就是她搀扶着三十号床病人来到医院的。

“跟你说过了，马上还不能确诊。”

“他的双腿，今天已经全不能动了。”

是啊，病情发展很快，住院时还只是两条腿的下半部感到麻木，病程表现明显的进展性和占位性特征。奎根氏试验提示椎管阻塞，从目前临床情况看，极有可能是脊髓肿瘤。如果继续压迫胸腔神经，很可能用不了几天时间，心脏就会停止跳动，需不需要把这种危险，先告诉她？

“你是他的家属？”

她脸红了。

叶晓茵想起三十床的住院登记表上写的是未婚，那她一定是他的未婚妻，和自己一样，现在还是个老姑娘。叶晓茵同情地看着她。

“我想问问他会不会有……有危险，我不知道我该……我该做些什么？听林主任讲，可能是癌。”她极力抑制住自己，但眼里还是止不住流出泪来。她慌忙用手帕捂上。

看来，林主任已经跟她谈过了，是的，病人的亲属应该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可她能承受得了吗？

“这不是最后确诊。”叶晓茵让她坐下，又给她倒了杯水。有人说医生整天和痛苦、死亡打交道，心都成了铁石。叶晓茵不同意这个说法，起码她自己不是这样，应该说医生是最富有同情心的天使，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别人解除痛苦和死神的威胁的。更何况，病人还是自己的同代人。

“为什么不早些来检查呢？根据他的症状，起码在一年前就应有所感觉了。”

“他今天才告诉我，他的腿很早就不能活动。”

显然，三十号床有意隐瞒了病情，这可以理解，但却酿成了悲剧。

“他做什么工作？”叶晓茵有意把话题拉

开。

“在中学搞团的工作。”

原来这样，和青年人打交道的工作。怪不得显得那么年轻，一双黑眼睛充满了活力。

他躺在病床上，叶晓茵用刺针作检查。

“有感觉吗？”

“没有。”

“这儿有吗？”叶晓茵用刺针扎了一下他的小腿部。

“有。”

“在哪儿？”

“左腿。”

“闭上眼！”

“是。”他调皮地眨眨眼睛。

叶晓茵用针在原部位点着：“在哪儿？闭紧眼。”

“肚子上。”

护士和围在病人旁边的陪伴全笑了。他咧开嘴也笑了，只有这位送他来的女人哭了。

“翻过身去。”

“是。”

“后背怎么这么多疤？”

“涮羊肉涮的。”

“严肃回答。”

“烧的。”

他为什么一点也不忧伤，他没意识到他的病会给自己，给他的未婚妻带来什么吗？

“他很乐观。”叶晓茵说。

她点点头。

“你要关心他，体贴他，病人最好的治疗之一是精神上的愉快。”

她又点点头。

“当然存在着意外的可能。”

她的面部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

“即使没有意外，结果也很难说，也许会瘫痪下去……”

“那他该怎么生活？他没有一个亲人，父母全不在了，而且没有兄弟姐妹。”

问谁呢？这问题只能由她自己回答，医生怎么好说呢。如果成为他的妻子——这是需要勇气的，那将由他们之间的爱情程度来决定了。叶晓茵望望她，没有说话。

“晚上请您多费心，白天我来。”

“放心吧。”叶晓茵发现她面容苍白。

她起身走了，内心肯定是痛苦的，矛盾的。也许作为一个未婚妻，夜里守在一个男人面前不大合适？让她走吧。

刚刚八点整，电话铃响了，叶晓茵拿起了听筒。

“叶大夫吗？”

“是我。”

“我得了相思病，可以住院吗？”

“你……原来是你，孩子都三岁了，还这么胡说八道的。”

“喂，别生气。告诉你，我们柜上进了大鲤鱼，我给你留了几条，正巧明天相姑爷用。”

“又瞎说了。”

“嘿，还保密呐，你妈妈都告诉我了。”

“没的事儿，我不见。”

“别不见呀，我看这个对象还是满够条件的。”

“你不了解情况。”

“你呀！算啦。喂，还有个消息，李灼当官了，当厂长了。”

这当然可能。他很能干，从中学到兵团，他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可为什么一提起他，叶晓茵的心中却隐隐作痛？

“咱们有机会去拜拜这位老同学，看他敢对咱们拿架子。”

“我不去。”叶晓茵回答得很干脆，她放下了话筒。

这么多年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她一次也没想到要见他。李灼来电话，想见见她，但她婉言拒绝了。他是有家的人了，她怕见到他，怕因此心中那个影子就此消失了，她愿意在心里留

住那个记忆中的他。

九点半。开始查房。

林主任和叶晓茵在实习医生的簇拥下，走进脑系科病房。

病房里乱哄哄的，一点不因主任大夫的到来而改变一下气氛。这是医院最难管理的病房，这儿的病人不是脑神志不清就是呆傻，整天哭的哭，叫的叫，谁也无法叫这样的病人有所收敛。

他们逐个检查病人。二十六床，脑瘤患者。小脑受到阻碍，无时无刻不在滔滔不绝的胡言乱语，以致声音全部嘶哑了也全然不顾。二十七号床，是个农村老大爷。被汽车撞倒，脑神经受到伤害，成了傻子。二十八床，一个忧郁的青年工人。被铲车铲断了脊椎，腿部神经死亡，下肢萎缩成两根拐棍。二十九床，八岁的男孩子，癫痫患者。再一个就是三十床。

“你们是他的陪伴？”叶晓茵看着站在三十床旁边的老年人和青年人。脑系科病人都是些失去自治能力的病人，破例允许有一个陪伴。

“对。”两个人慌忙回答。似乎对医生多一点恭敬，就能使医生对病人认真一分。

她没有来，她说她白天要来的，叶晓茵想起了那个娇小的女人。

“感觉怎么样？”林主任语气很平稳。

“糟糕透了，大夫！肚子以下全动不了了。”三十床苦着脸，神情沮丧，前天的劲头也

全都没了。

叶晓茵撩开被，认真地检查着。

“大、小便知道吗？”

“知道，可去不了厕所了。这怎么行，靠别人端屎端尿的，这不活受罪吗？别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他很自爱，同时有一种病人通常会有急躁。

“不要急，我们不是积极给你治疗嘛，会治好的。”医生对任何病人都只能这么说。

一行人走出病房，三十床的两个陪伴追了出来。

“大夫，这是我们学校党支部书记。”年青的把年老的介绍给林主任。

“请他们来吧。”林主任冲叶晓茵，也冲两个陪伴点点头。

她把她们带到办公室。

“这么严重？”老书记听完林主任的介绍大吃一惊。

“是的，如果他没有其他亲人，你们单位要做好后事准备。”

“大夫，尽尽力吧，这可是一个好同志呀！”

“如果医学技术能达到，医生对任何人都要尽全力的。”

“不能切除吗？”年青人问。

“现在还未最后确诊，所以处理方法还要研究。不过，如果是恶性的，切除也无济于事。是良性的，手术也很难避免伤害其他神经，造成痴呆，双目失明，变成一个没有思想意识的，只能延缓生命的植物人。”

“只要他活着，就行。”老书记激动起来，眼圈儿都红了，这样的领导是难得的。

“他住院三天，你们刚知道吗？”叶晓茵插言。

“刚知道。今天早晨来了个女同志告诉我们的。”年青人回答。

女同志？肯定是她。她把消息通知给本单位，是对的。可她却没有来……

二

叶晓茵家住在一条幽静的马路上。这儿原是法国的租借地，一色的花园洋房，法国式建筑。过去是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居住区，现在住在这儿的，除了工商联的属下，便是“三·八式”们和老“燕京”、“北洋”、“辅仁”的毕业生

“哎呀，你可回来了。”妈妈听到叶晓茵上楼的脚步声，赶紧迎到了楼梯口，紧张而又神秘地把女儿拽进她的房间。

叶晓茵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妈妈从来没

有这样过。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吗？”

“他来了！”妈妈一拍手。

“谁？”

“嗨，就是李院长给你介绍的那个人呀。”

叶晓茵不高兴了：“妈妈，爸爸和我不是不同意见面嘛。”

“可……”妈妈不知道怎样向女儿解释，她确实到李院长家回绝去了。从她家到美术学院要坐二次公共汽车，弄得她晕头晕脑的。可她刚刚一说此事，李院长这个老头儿，就把茶几拍得山响，“不能再耽误了，这个老叶，还是个博士呢，怎么比我这老土包儿还封建，离婚的怎么样？大几岁有什么？主要看人嘛，怎么连面都不见呢？你呀，就眼见她当一辈子老姑娘？这个主我做了！”李院长与老叶是干校一起喂猪、下棋的好友，一片好心，就是脾气有点偏。她回来了。

现在，又碰上个任性的女儿。小茵从小就很听话，文静，顺从。可这几年却越变越不同了，难道这是老处女的变态心理么？略懂医学的妈妈心酸了。

“还是见见吧，既然他已经来了，我看着人也挺象样子。”妈妈最怕儿女生气，可她做的事情又总惹儿女生气。

“不见！”叶晓茵赌气地说。

“可总得给人家点面子，何况又是你李伯伯让他来的。”

“不。”女儿还是不肯。这叫什么？爱情？逼婚？包办？模特儿展览？柜台商品？委托店的旧货？全不是，叶晓茵想哭。

可妈妈真的流泪了，她两面为难。

叶晓茵屈服了。脱下大衣，来到客厅里。

沙发上，在爸爸旁边坐着一个面孔白皙、清秀的男子。他碰到她的目光，便站了起来。他的个子很高。

“我叫黄岩，”他两只手轻轻合在一起，“今天来看看叶伯伯和叶伯母。”他直直地站在那儿，裤线、脖子、腰板都是直直的，风度翩翩。不象个画家，那些人总是不修边幅，身上斑斑点点的，而这个黄岩，却衣冠齐楚、咬文嚼字的，象个外交家。

是不太让人讨厌，五官长得端正，看上去，显得很年轻，不象四十岁的样子。怪不得李院长非得让见见。叶晓茵的委屈减轻了一点。

爸爸自然要当主考官：“你的工作一定很紧张吧？”

“最近紧张一点，明年‘五·一’，市里要搞画展。”黄岩坐了下来。

“由你们组织吗？”

“不，美协组织的，我的任务是拿出作品来。”

“你准备画什么？”

“我是搞油画的，我有这样一个构思……”

他兴致来了，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主考官对美术一窍不通，他讲了这许多，无非是对牛弹琴，爸爸听着要打哈欠，他开始岔开话题，

“你了解我们搞医务工作的人吗？”话仍然是硬梆梆的。

“当然不甚了解，不过，我们总会得病的，和医生免不了要打交道的。”

“听说你早就见过小茵？”

“是的，前年，我到医学院图书馆查找过人体骨骼资料，碰巧叶大夫就在身边看书。”

多么悠久的历史。

“哦？你们搞美术的，也看医学书？”爸爸似乎找到了共同点，兴趣浓了。

“叶伯伯，美术和医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作画不懂得人体解剖是不行的，比如……”

跟晓茵一起进来的妈妈，对美术和医学全不感兴趣，她关心的是女儿的这桩婚事，赶紧插言，把话题拉回来。

“小黄，你怎么知道坐在旁边看书的，就是我们小茵？”

黄岩的脸红了：“当时，我只留下了个印象，后来……我有个同事病了，半身麻痹，我陪他去附属医院看病，大夫恰巧就是小叶同志。她